

# 关注藏族文化 繁荣民族文学

## ——《芳草》“吉祥青藏”专号暨中西部文学期刊特色研讨会综述

《芳草》“吉祥青藏”专号刊发青海、西藏、云南等地作家12部小说、文化散文。据《芳草》主编刘醒龙介绍，他读了来自青海、西藏、云南三地约200万字的作品，选定12篇具有青藏地区独特风情的小说、散文，并做了编辑工作。研讨会上西藏自治区作协主席扎西达娃表示非常感谢《芳草》用如此大型的专号以及篇幅来宣传和推广藏文化。这一次是第一次以专刊的形式大范围覆盖藏区文学，这一举措是前所未有的。《长篇小说选刊》主编高叶梅对《芳草》推出青藏专号的眼光和气度给予了高度赞赏，她认为“继反映藏文化的纪实作品《尼玛的太阳》，成为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之后，刘醒龙主编似乎感觉到了藏文化大有挖掘的潜力，在《芳草》杂志上刊登长篇小说《绿松石》，他能够以作家独特的眼光去看青藏高原丰富的文学资源，又能以办刊人的胸怀去容纳多元文化。可以预见将对西藏的母语文学创作产生极大影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母语创作也会产生积极推动。”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马步升说：“《芳草》在做一件大事。作为一家地方刊物，《芳草》立足武汉，面

向全国，办成了一家具有全国文学视野和影响力的重要文学刊物，体现了一种文学的大视野、大胸怀，尤其是“吉祥青藏”专号的隆重推出，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兼容并蓄的大武汉文化理念。”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川鄂等一批专家学者认为“吉祥青藏专号”，作者阵容强劲、作品内容丰富多彩，整体质量较高。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等专家学者认为：“吉祥青藏”专号作为一个突破口，用汉语作为基础，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吸取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对当代文学建设来说，也是对中国文学资源中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资源补充。”而此专号的创新性正在于，它给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注入了一种粗砺的，而且也是鲜活的气息。它通过那些高处的目光和笔触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复兴还存着另一种可能性，一种作为汉文学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可能性。上世纪80年代，藏族作家朗顿·班觉创作了长篇小说《绿松石》、《绿松石》文学优美、藏族风味浓厚，它对藏地的独特人情习俗、观念礼节等自然细腻的描述以及所传达的深刻社会意义等获得了藏族地区

许多读者的好评。但这部作品翻译成汉语后一直未能公开发表，《芳草》的“吉祥青藏”专号在全国率先发表了这部作品。贺绍俊认为，“《绿松石》这完全是一部站在藏族的文化立场来描述藏族的生活和历史的小说，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一种纯正的藏族文化的韵味，所传达藏族的文化精神对今天来说难能可贵。它是十多年前的一部用藏文创作的作品，因为语言的阻隔使我们今天才能读到它，一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毫不会被岁月的尘埃所湮没，《绿松石》就是一个证明。”

《文学创作》编辑部主任朱小如说：“文学创作习惯性的语言思维直接投射到社会意义上或由此升华出来的思想内容上，现在恰恰是藏族作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的视野，他们把人在与自然环境相应的位置上，而不是高于自然或是主宰的位置。一直以来，我们的文学语言教育是需要好好反思的，我们的汉语创作中总是习惯性地只注重语言的社会意义，而在语言本身描摹自然来体现对自然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多少有些欠缺，这个问题可以做篇文章。我觉得语言叙述和描写前后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还原到文学性上来说，

就是我们需要认真清点自己的语言文字是直接奔向社会意义好，还是通过迂回、借喻、想像，甚至于荒诞等其他文学性表现方式来写作好。”《芳草》创办“吉祥青藏”作为一个突破口，用汉语作为基础，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吸取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而对于母语创作的问题，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健作了高度总结。他说，“一是我国少数民族有一批自己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他们在本民族的文化创造上有独特的优势和才能。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民族文化只有在相互学习、交融中才能得到共同发展。另一点是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翻译工作需要尽量加快，少数民族母语作品如果没有被及时翻译，就难以被更广大的读者层面接受，只有把翻译这一工作做好，才能让这些优秀的作品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青海省作协主席梅卓表示，“《芳草》杂志用专刊号来关注藏族文化的形式，给了我们办刊同行一个启示，今后国内大型期刊也应做些类似的工作，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

瑞安市报告文学作家们的作品集《古城新韵》被编入作家出版社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当代作家文库”，入选的20多篇作品，反映了瑞安市改革开放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成就，赞扬了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可喜新貌，都是激励人们健康向上的主旋律作品。这是瑞安市建设“文化大市”的一个突出成果。

瑞安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它在经济发展、私营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一直走在温州地区各县市的前列。经济的发达为文学创作准备了丰富的资源，瑞安市领导也十分重视支持文学事业。瑞安市土生土长的作家们，先后撰写了瑞安市“首届十大道德模范”、“十大杰出企业家”、“十大优秀村官”等英模人物，其中《云江爱潮接汶川》《瑞安市支援救助汶川灾区人民的动人事迹》。近年来，瑞安市的报告文学作家已相继在《中国作家·纪实》和《报告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了多篇优秀作品，在省、地、县市的报刊发表了百多篇报告文学作品。这样的文学成果，在全国的县级单位是极为少见的。

瑞安作家张益为代表的瑞安市报告文学作家，其创作实力相当雄厚。这还收入《古城新韵》的作品有张益的《中国洋农民阿维热》《冬日阳光，雪地篝火》《桂峰不老松》《余碎斌，他要做温州的比尔·盖茨》，有胡少山的《虞海河和他的幸福一家》，陈关杰的《黄昏恋的美丽与忧伤》以及施正勤、王从伟、黄春翔、薛科、杨颖、陈振清、黄敏、陈丽华、夏秋华等作家的作品，都是值得一读的优秀中短篇。

瑞安历史悠久，是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而这片自古以来的文学沃土，为改革开放的春风雨露所滋润，更是孕育出了一片绚丽多彩的文学百花园。去年，在瑞安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促进下，瑞安报告文学作家们发起筹建了中国报告文学瑞安创作基地和瑞安市报告文学学会这两件大事。这在全国县级以上市属于前列。学会现有百多名会员，会员作家中，有教师、党政干部、企业家、工人、农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等，“强队伍、抱成团、沉下去、静下心、多练笔、出作品、出作家”是他们的口号。一年多来，他们已创作了三百多篇作品。为了奖励优秀作品和优秀作家，进一步推动报告文学事业的发展，还创办了会刊《瑞安风》，设立了“时代杯”文学创作奖，为建设瑞安文化大市作出了贡献。

# 来自改革前沿的精彩报告

——读《瑞安市报告文学集》《古城新韵》

傅溪鹏

# 百年散文的全景再现

——评《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

苏奎

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感应时代变迁而生的新文学记录了百年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躁动不安。与现代小说、戏剧、诗歌与传统分离、单一的现代化取向不同，现代散文在承继中国传统散文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文学思潮观念的影响，其内涵更为丰富，并以各种样式不拘格套的风格，与新文学并存发展，形成了既秉承传统又具有现代意义的格局。中国散文学会编选的《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是对现当代散文的一次系统梳理。这套丛书大体以时序分为三卷共210篇。“现代卷”收录了20世纪初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散文经典；“当代卷”收录了1950年至1978年的散文经典；“新时期卷”则收录了1979年至2008年间的散文精品。

《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中的散文是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披沙拣金而遴选出来的经典名篇，基本能够体现百年散文发展的大体风貌。“丛书”当中的作品既具有艺术价值，又能反映出不同时代散文的创作风貌，也具备了解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本资质。从整体上来说，《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一是“丛书”的跨度大。从时间上看，这套丛书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可谓是真正的“跨世纪”。涵盖了整个20世纪百年的文学演进，从而使“丛书”能够系统完整地展现现代散文的整个发展历程。从梁启超开始尝试革新派的《少年中国说》，到俞平伯圆熟成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从刘白羽联系革命与现实的《日出》，到林清玄表达哲理禅思的《佛鼓》，中华百年散文的全景在这里得以完美呈现。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丛书”所选散文名篇的作者，上至近代的文化巨擘梁启超、蔡元培，下至“80后”的韩寒、张悦然，囊括了中国新文学各个发展阶段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勾画出了比较丰富的文化图景。在这部丛书中出现的作家，不仅有专业意义上的散文家，如梁实秋、朱自清、冰心等，而且也有以小说、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而闻名于世的作家，如老舍、冯至、张爱玲等，甚至还有像方志敏这样的革命者，张大千这样的画家等各界仁人志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丛书”没有拘泥于作者的身份，而是从艺术角度进行取舍，注重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传世价值，在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基础上，更加侧重散文的影响力。

“丛书”的跨度还体现在，编者并没有局限于狭义上的散文，而是从更为宽广的意义上对百年散文的抒情与展现，所以遴选进来的文章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抒情、叙事等散文，而且也有杂文、随笔、散文诗等。这显然体现了编者视野的开阔，包括对现代散文发展脉络进行全景式展现的努力。“丛书”还对台、港、澳的散文做了总体考量，收入了余光中、刘以鬯等作家的散文作品，让人们看到了大陆之外的中国散文情状。因而使得全书不仅展现了中华散文发展的全貌，也摒弃了旧有狭隘的遴选观念，使读者更能感受到中华文学的多样与丰富。

二是“丛书”力图展现中国百余年散文发展的多元态势。首先，“丛书”容纳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散文作品，体现了编者客观的遴选态度。在这里不仅有像周作人的《乌篷船》、林语堂的《秋天的韵味》这样的独抒性灵的佳作，而且也有像阿英的《城隍庙的书市》这样风物人事具陈的记叙性文本；不仅有像梁实秋的《雅舍》这样远离尘世脱离社会的情感抒发，而且也有像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流沙河的《弱肉强食》等针对现实的揭示与批判。这种对不同文学观念作家与不同流派风格作品的容纳与呈现，使“丛书”具备了优秀散文选本的价值，以及勾勒百年散文发展史的意义。其次，“丛书”重新发掘了一批有艺术价值和生命力的散文作品。不仅选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的《雪浪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而且还呈现了一些被时光遗忘、被历史尘埃遮掩的上乘之作，如瞿秋白的《一种云》、贾植芳的《黑夜颂》等。我们相信，随着“丛书”的出版，这些散文作品也将显示出其艺术魅力，成为被传诵的经典。从这个角度来看，“丛书”在推崇经典之作的同时，也在促成新的经典的生成。编者显然有深意存焉，他们以新的文学观念来打量散文园地，打捞那些因种种原因被淹没掉的作品，激活那些艺术与影响俱佳的作品，重绘百年散文的发展谱系。

三是“丛书”编排新颖，注重读者的接受性。在每篇散文之后，都附上了相应的阐释文字，不仅有作品的写作背景介绍，也有对作品的梳理和主题揭示。这些评论文字短小简洁，仿佛在作品与读者的间架设了桥梁，使整个“丛书”都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应该说，《跨世纪散文经典丛书》的出版，将百年以来的散文精华凝聚起来并传播出去，希望此举能促成散文创作与阅读的新热潮。

由2005“超级女声”带来的选秀现象，疯狂了2006、2007的中国媒介，抑郁了中国媒介的2009。选秀，由一个媒介现象变成了社会现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回顾选秀节目的历史，可溯源至1948年，美国广播公司(ABC)曾播出过一个叫“Hollywood screen test”的电视才艺节目，获胜者可以获得参加好莱坞电影表演的合同。这大概是最早的选秀节目了。但选秀节目的升温，却是2004年度的“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她一举登上了全美电视收视率的榜首。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创办于1984年的“电视歌手大奖赛”也可以说是这类节目的先驱。然而真正颠覆了荧屏的，是2005年的《超级女声》。

2005年以来，粗略地统计一下，从中央到地方一下子冒出了30多个这类节目。一时间，无论遥控器切换到哪个频道，差不多都是在报名，都是一场子人在比赛。少男少女如同疯狂的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如今，硝烟渐散，回顾各种选秀节目，回顾相关的是是非非，我们不妨做一点总结和归纳，为明年或以后的节目创新做一面镜子。

**选秀节目的几个关键词**

1、内容：唱歌跳舞。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总结：这几年，媒体的竞争繁荣，带给了观众数不尽的视觉盛宴。然而，其内容基本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唱歌跳舞。你方唱罢我登场，全国都是一个样，甚至同一时间差不多的舞台，不看台标，以为换来换去就是一个台。好像文化或艺术，只剩下唱歌跳舞。有的人今年在这个台当评委，明年在那个台，租一看，还以为时光在倒流。

2、形式：广告商+媒体+全民选秀(2009年开始不能全民选秀了)。或者说，这类节目的模式大多如此。在这三大环节中，或多或少，延伸一点，收缩一点，无出其右。甚至，差不多的主持风格，差不多的赛制流程，差不多的舞美，熙熙攘攘，来来亦往往。

3、炒作：正面反面反手可热。正面的，认为它流行、时尚，代表着进步，为它鼓劲欢呼。反面的，用陈词滥调来泼冷水、洗脏水。一开始，主办方不免进退失据。听多了，甚至

# 从选秀现象反思电视节目创新

庞敏

不以为然。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在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天津一个饭馆的服务员许丽丽，夺得了业余组通俗唱法的第一名，风头一度超过了同届的韦唯、毛阿敏。许丽丽回天津时，受到了举城欢迎，时任天津市市长的李瑞环亲自接见了她，还奖励她一套两居室住房和那时十分罕见的18英寸彩电。20多年过去，媒介繁荣发展了，舆论环境也复杂了。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媒体和选秀节目更从容了。

4、批评：遭遇尴尬。区别于炒作是因为它往往来自官方或学术界，但它与炒作形成上下游关系。中国式的批评是把娱乐政治化，这和国外的政治娱乐化形成极大反差。选秀节目水土不服的症结也在于此。而媒体不管批评是否理性，其结果是批评本身又成为了更大的新闻的一部分，甚至成为媒介市场的一个生产环节。总之，把不流行变成流行很难。同样，要把流行变成不流行，更难。

5、开发：计划大于变化。美国偶像已有成熟的产业链，本来各选秀节目的产业链也是照单计划的，但因为我们的版权不受保护，相关开发难如人意。所以，至今也只能局限在几个规定动作上，开演唱会、出写真集等，或者客串电影电视剧。由此，不免对原始资源进行过度开采而造成流失和枯竭。这实际是与媒体初衷相违背的。

**因何遭遇竞争性复制**

《美国偶像》由英国金牌经理人富勒研发。Fox电视台曾为此出版版权费7500万美元。该节目还被33个国家复制成“偶像”连锁节目，其中包括“加拿大偶像”、“澳大利亚偶像”、“印度偶像”以及英国的“流行偶像”。有趣的是，人家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复制，到了中国，却是一个省份一个省份地复制。除了以上说的我们不付版权费外，细究起来，还有以下原因。

1、钱景：芝麻，开门。美国偶像2006季最后一集30秒广告时间曾卖到130万美元。2006年，中国社科院总结超女形成了7个亿的产业链。全国媒体顿时一片沸腾，真金白银的诱惑迷失了文化人起码的自尊，对山洞宝藏的占有欲使每个频道都在对市场

说：芝麻，开门！然而宝藏之门只有阿里巴巴才能打开，寻宝之路磨难接踵，最后变成猴子下山，芝麻西瓜丢了一地。

2、接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有个这样的比方：在一条海岸线上有两家冰淇淋摊点，度假游客均匀地散布在整条海岸线上，也就是说消费者总体上是固定不变的。假设两家不在价格上竞争，那么对他们来说最具竞争性的办法就是把两家的销售点并排在正中间。如果任何一家向左或向右移的话，那么这家销售商的市场份额就会拱手让给了对方。同样，在目前的行政区划下，超级女声跑马圈地，把摊子摆在别人的地盘上，对方要是不接招，一是肥水流到了外人田。二是凭什么他能摆到我这里，而不能摆到他那里？三是我既出了新招应对，那就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

3、需求：日渐凸显的青少年市场。原本模糊的成年消费阶层，逐渐细化分层。独生子女叛逆、早熟，其消费市场的剥离，独立尤其明显。过去，青年人看的是前辈的书，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于看同龄人写的书。二是经典和名著的概念越来越遥远，戏说和搞笑越来越流行。三是偶像文化似乎比榜样文化和模范文化更有市场。以上，构成了庞大的张扬的非理性的市场需求。这一需求，甚至改变了原本以新闻、信息立台的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甚至深圳卫视，从2006年开始，他们都提出以娱乐电视，与湖南卫视展开了正面竞争。由此，电视台也从文化到文艺，再到娱乐，一步步走向通俗，走向流行。

**我们还能创新吗**

谁都不能否认，模仿和借鉴也是一种创新。只是，我们不能在这个阶段停留太长的时间。特别是一个国家的创新内容，应该有本民族的DNA。我们先不谈政策创新。

1、回到本质：电视是一门综合艺术。大型活动、晚会最能体现电视的综合性。综合是一种能力，能力来自于文化修养和工作历练。

我们说中国文化，除了汉文化，还有蒙古文化、藏族文化、维吾尔族文化等等，有多少不同的民族就有多少不同的民族文化，有多少不同的山水风情就有多少不同的

乡土文化，有多少不同的乡民就有多少不同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湖湘文化等。事实上，这些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比经典典籍里的所谓秀才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更大影响。毕竟中国的百姓阶层，更多的是通过民间传说、历史遗迹，通过祖祖辈辈的言传身教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神韵的。电视这种大众传播载体，应该对当地文化的历史渊源有深的理解，对中国文化的多元有内在的融合，对文化与生活的关系有独到的领悟，当然，还要对传播领域的新技术、新手段能够随时把握、创新使用，才能胸怀全局，综合各类艺术及相关元素，创作出新鲜别致的电视大餐，以绘天下“视客”。

2、突出重点：给主持人“开小灶”。有人说，再小的事，从小白(白岩松)嘴里说出来，就成了大事；再大的事，从小崔(崔永元)嘴里说出来，也成了小事。同样，我们是否可以，再悲伤的事，从汪涵嘴里说出来，也成了快乐的事？再卑微的事，从某某嘴里说出来，就变成了高尚的事？主持人是节目的灵魂。但不是游走在众多节目之中的灵魂，那只是招牌，对有潜质的主持人，在签约的前提下，应根据其才艺及发展方向，为其选择专家顾问，讨论主持中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问题，辅导其知识的缺陷和不足，避免车轱辘口水话，为主持人充电，为节目增色，使其成为媒体品牌和资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对于所属艺员，亦应如此。

3、留白留空：舞美是一幅流动的画。中国画无论气势雄浑，还是清新隽永，均讲究留白留空。大型活动、晚会的舞美，无疑是一幅幅流动的画。因此，舞台的背景，除了一舞台伞、一舞台扇子外，还可以有其它。其次，有的演员本身很大气，繁杂的舞美，反而显得啰嗦多余。再说，五百人上去，六百人下来，未必合所有节目。一轮明月，一支长箫，足以表达千里共婵娟。而不须一舞台人手拿月饼做看识字状。

4、走出艺术：去圆媒体的价值取向。写诗的人说功夫在诗外。做媒体的人需跳开媒体、走出艺术，才能真正做好媒体。跳开媒体，就不会跟风，就不会人云亦云，就不会千台一面。在理性的定位下，专注于自我，专注于创新。走出艺术，是要观察时事，关心生活，关注民生。在艺术之外，表现生活的艺术，反映生存的艺术。这样，媒体才会有正确独到的价值取向。这样，无论节目是否选秀，我们都会保持在最优的态势上。

# 爸爸的长征

李曙光

“连长你放心吧，我就是皮肉疼，几天就好。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我不要架拐，我自己跟着部队走，如果丢了我算我倒霉，行不行？连长你就留下我吧！”李明田连长看爸爸态度很坚决，也确实没伤到筋骨，就答应他留下了。

爸爸说，长征最苦的是过雪山草地。过雪山，他们的衣服很单薄，根本无法御寒。那时是6月，天很热，穿那么多的衣服干什么？上级也没有预料要过雪山草地，根本没有准备。但雪山上不但非常冷，而且空气稀薄，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不断有人得疟疾，发高烧打摆子，许多战友冻死、病死在雪山上，成了后面的人路标。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走了足足有半个月。在过草地时经历了一场恶战。地方军阀在我军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派骑兵偷袭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与骑兵作战的经验，第一次伤亡很大，吃了亏。后来我们及时总结经验，研究出交叉义火、射马、射人等打骑兵的战法，他们又冲了几次，死伤人、马很多，就不再来袭击我们了。

草地很不好走，塔头甸子下面深褐色，透

着腐臭味的沼泽，一脚踏下去不知还能不能拔出来。人陷进去，别人越拉陷得越快，甚至拉的人也被拽进去，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爸爸亲眼看见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他有一个战友，是青年干事小王，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落下残疾，身体特别虚弱。过雪山时，爸爸和通信员、司号员三人一直搀着他走，走着走着，发现他呼吸困难，仍鼓励他前进。又走了一小段路，他要坐下来休息，爸爸听人说，雪山上不能坐下来休息，坐下来就起不来了。他们三个就轮流背着他走，又累又饿，头昏眼花，还喘不上气，但他们不肯放弃。他们坚信，只要过了雪山，小王就有救了。可他们毕竟都是未成年的孩子，很快体力就不支撑了，离大部队越来越远，眼瞅着前面的部队开始下山了。这时，小王干事呼吸越来越急促，用微弱的声音在我爸爸耳边说：“李伢子，我不行了，放了我，你们快走，快走，一定要跟上部队！”爸爸他们三个人也实在背不动小王干事了，只好流着泪陪在他身边，直到他的头垂下

来，停止了呼吸。他们把小王干事的遗体抬到没人走过的地方，往他的脸上盖一块麻布，摘下帽子向他做了最后的告别，一步三回头地往雪山下走。到了山下，爸爸惋惜地说，小王干事要是能再坚持一会儿该有多好啊。这成了爸爸一生的遗憾。一想起这件事就老泪纵横。他非常怀念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战友。

红二方面军一面战斗一面前进，到理化时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地藏族人民送来不少酥油糌粑，还有烧柴，并且举起双手，伸出大拇指，嘴里念着，“牙母，牙母”(很好的意思)。四方面军还送来不少慰问品，有毛衣、毛袜、羊皮背心，爸爸收到一件羊皮背心。他说，遗憾的是他们的部队晚到了一步，没有亲眼聆听到朱德总司令的讲话。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历时11个月，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等地，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终于在宁夏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每当“建军节”、“国庆节”，爸爸总是想把我们兄弟姊妹叫到一起，重复着他说过无数次的話：红二方面军出发时共两万多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一万人。爸爸说，想想那些为新中国的成立捐躯的战友，我是多么幸运。你们要完成小王干事和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遗愿，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本版责编：王山 余义林